洪範政鑒

洪範政鑒卷第十一之上

皇極上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康成君也不名體而吉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王事為中和之政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孔安國曰皇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厥咎眊 鄭康成曰積與思心之咎同故曰眊亟釋也君臣不立則上下蒼矣目少情曰眊

厥罰常陰 鄭康成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

厥極弱

鄭康成曰天為剛德剛氣失微於人為弱易乾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協不恭也

時則有射妖

鄭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

鄭康成曰龍蟲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龍無角者曰蛇

時則有華孽

鄭康成曰華當為本本州蟲之生於土而遊土者也

時則有馬禍

鄭康成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

夏侯勝曰伐宜為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常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是也不名

病者病不若於身體時則有日月錯行星辰失次鄭康成曰錯行謂薄食關並見失次謂縮反明經天守合之類太公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惟五位復建辟厥沴鄭康成曰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沴見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月又次齋肅祭祀以撫其肅則凶各除不言六位天不建其位也曰二月三月惟貌是司四月五月惟視是司六月七月惟言是司八月九月惟聽是司十月十一月惟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惟王極是司鄭康成曰司主也此皆據夏數夏得天之正康成武疑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

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比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劉向曰九月二月主三月惟貌是司四月五月惟視是司六月七月惟思心是司八月九月惟言是司十月十一月惟聽是司十二月正月惟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實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

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爲日之夕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

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日月中則上

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星辰暮同

暮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

是離逢作沴惟鮮之功

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無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惟山谷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沴人

禦貌於驕忿

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不恭之形謂若傲很明德忿類無朋之類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悲

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不從之刑也謂若周厲王弭謗障民口之

類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上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不明之刑也謂若之惑於是非象龔滔天不辨度焉之類

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上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不聽之刑也謂若老夫嚾嚾小子蹻蹻誨尒純純聽我眊眊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上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欲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魯昭公不知禮而欲習小儀不情政而欲誅李氏之類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上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性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延期受

令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敎令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說曰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政有射妖、易曰、

雲從龍文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君亂且弱人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錯行星辰失次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常陰

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蔽不明、則常陰、春秋亡其應久陰不雨是也、劉歆以爲自屬

常陰

漢昭帝元平元年四月、昬、駕立昌邑王賀爲嗣、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霍光、光時與張安世謀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召問勝、勝

以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對光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效也

吳孫亮太平三年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時將誅孫綝謀泄綝以兵圍宮廢亮此常陰之罰也

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懼時陸凱謀因皓謁廟廢之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異圖終至降亡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時獨孤

后與楊素陰譖廢太子勇之應

蜺雺

京房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孟康曰專貞也若五月再重赤而貞至十一月旱也）妻不壹順黑蜺四背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服虔曰蒙氣解而溫）內聚茲謂禽（服虔曰內聚者禮記聚麀之聚）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

赤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女不變始茲謂乘夫孟康曰始貴於夫終行此不變也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顏師古曰果謂干之也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韋昭曰媟吉媟慢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嫡不荅茲謂不次服虔曰言妻有承順之心不見報荅也一曰荅對也吉不以恩意接對之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聚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

溫溫而雨尊卑不別謂媟蜺三出三巳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蜺旦見西晏則雨）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霿其霿先大溫巳霿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霿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霿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霿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聰霿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窳臣夭（孟康曰君情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夭）霿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霿

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
茲謂怙禄雺三日又大風五日雺不解利邪
以食茲謂閉上雺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
懼不言道茲謂閉下雺大起日不見若雨不
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禄生於下茲
誣君雺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
盜明雺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雺微
而赤風鳴條解復雺下專刑茲謂分威雺而
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雺微日不明

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

茲謂閉霿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三日而起日

不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霿微日無光有雨

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霿天先清而暴

霿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霿濁奪日

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絀霿白三辰上則日青

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霿

先小雨雨已霿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

謂覆國霿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風揚塵知

侫厚之兹謂庳雰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謂悖顏師古曰弼猶相戾也悖惑也厥災風雨霧風拔木敗五穀

已而大霧庶正蔽惡兹謂生孽災厥異霧皆陰雲之類云

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案占畢為邊兵是秋隗囂反侵安定

順帝永建五年白虹貫日唐檀曰陰陽之氣交為虹蜺臣謀反偏刺日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黑氣墮北宮温明

殿東廷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似龍。蔡邕曰，此天投蜺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五色照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時立皇后何氏，及帝晏駕，后攝政，二兄秉權，謀誅近侍，反為所殺，天下之敗，兵先興宮省外延，海內起自何氏

是年七月，有虹晝見御座玉堂殿前廷中，色

青赤

中平六年二月白虹貫日案占天下悉極文法大擾酷吏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吏慘毒之應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下詔深戒天眚

晉武帝太始五年七月日暈再重白虹貫之惠帝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

彌汲桑亂擾毒流天下

懷帝永嘉二年二月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近臣亂諸侯有兵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蔑人主五年胡破京都一云王者兵圍之象

愍帝建武元年正月白虹彌天三日並照占曰虹兵氣也天下兵作

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日暈白虹貫中六年三月又白虹貫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篡廢

安帝元興元年二月日暈白虹貫之明年桓

靈寶篡位

宋文帝元嘉中兩白虹見宣陽門外後廢帝元徽二年八月夜白虹見四年正月貫日

射妖

魯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曰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妖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顏師古曰即射工也以氣射人亦曰水弩）近射妖死亡之象時莊公將取齊之邪女故

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邪惑篡弑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通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曰、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

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顏師古曰、隼、鷙鳥、即今之鶻也、說者以為鶻、失之矣、）楛矢貫之、（應劭曰、楛、木名、堪為箭笴、幽以北皆用之、）石砮長尺有咫、（張晏曰、砮、鏃也、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

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曰隼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區霿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滅也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強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禍陳乘而侵之卒爲楚滅

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

箭以射北闕近射妖也龍從兄陽求臘錢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詔赦怒怒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攻擊戰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夜者不明之應此其象也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黑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晉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曰馬國姓也射之不祥乃止馬已被十箭矣此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

東魏靜帝武定四年後齊神武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違天則

禍暴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曰王以死氣背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衂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不就死者七萬氣逢天之咎其年静帝晏駕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後齊後主武平中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

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侍酣歌爲樂未幾國滅

洪範政鑒卷第十一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十一之下

皇極上

龍蛇之孽

夏后氏末有二龍止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褒古國名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血也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夏亡傳匵於商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黑黿入後宫處妾遇之而孕處妾宮中

童也女生子懼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檿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服盛箭者箕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執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犬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劉向曰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詩惡違天故有

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云也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曰，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傅瑕，鄭大夫，此外蛇殺內蛇之象，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莊公以聞申繻，繻曰，申繻，魯大夫也，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

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京房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闘）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泉宮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曰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恭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

昭公十九年龍鬬鄭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泉洧水之泉）劉向曰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云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曰眾心不安厥妖龍鬬）

漢惠帝二年正月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溫陵人姓名）乙夜去劉向曰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

後呂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日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其後衛太子巫蠱事。自趙人江充起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時。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

桓帝即位大蛇見德陽殿上渟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後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楊兵京師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曰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宫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興此易代之應也後魏果代漢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民以天熱

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閭郡欲以爲美，故言，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靈帝熹平元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時委任內臣，王室微弱，楊賜曰，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高貴鄉公時黃龍四見，皆郡國井中，凡瑞興非時爲妖，況困于井，魏以改年非也，干寶

曰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卒敗于兵劉向曰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者潛龍詩即此旨也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皓後降晉京房曰龍乳人家王者不利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百寮將賀劉毅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

鄭門子產不賀帝曰朕德政未脩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潛伏幽處非休祥也史臣曰武庫帝王威御之器所藏屋宇邃密非龍所處其後七年藩王相害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孽皆字曰龍此為證矣

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

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司徒五教之府、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時、蛇見御座、楊賜以爲帝溺於色之應、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此其孽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臨淄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驕陵取禍、此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

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帝終淪没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察占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憂尋有王敦之孽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宫門武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殺

後魏太武神䴥六年二月眞君六年三月並有白龍見京師家人井中占曰龍神物而屈井中帝晏駕之象

孝明正光元年八月黑龍如狗走至宣陽門躍上穿門樓而出占魏衰之兆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帝晏駕晉陽之兆

梁武帝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濆霧數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

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時帝初即位。有陳伯之劉季連之叛國內危懼京房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皆折。樹木折者國有兵革。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崇耕戰。將輕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

年侯景來降帝納之無備譏而難作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墮延陵人家井中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案占龍陽類貴象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諸侯且有幽執之禍後侯景幽殺簡文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文帝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未幾後主嗣位驕邪荒怠果以國亡

東魏靜帝武定元年、大蛇見武牢城時高澄悅北豫州高仲密之妻仲密不自安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

後齊文宣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文宣晏駕、常山廢太子商爲濟南王

武成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室中先是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

遂立長廣王湛廢百年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桑得一黃龍折脚於孔中齊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折不祥之甚其年武成晏駕

後主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有氣色屬天未幾降于周

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鬬而死滅亡之象帝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晉州委軍於孽

臣高阿那肱啓敵致敗遂爲周師所虜

後周高祖建德五年黑龍墜亳州而死龍君象黑周所尚色墜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慮王軌宇文孝伯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高祖晏駕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因而國亡

隋文帝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

兵革之變以致幽囚時漢王諒潛謀不軌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爲庶人幽囚而死

唐明皇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崖山下白蛇黑蛇鬬白吞黑者口眼流血黑穿白腹出俱死是月山水暴溢漂五百家

洪範政鑒卷第十一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十二之上

皇極下

華孽

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萎落之象明年録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龍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豔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

娱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恣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女德之咎也及敗主與姬俱投於井隋師執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敗國故謂華孽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工歌儛後主拜爲淑妃選采女數千爲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周師大至邊吏告急帝欲班師小憐更請合圍由

是遲留而晉州陷後與周師遇於晉州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

馬禍

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地宋公子也元）公嬖向魋欲之（魋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辰亦公子也元）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迋吾兄也遂出奔陳明年俱入于

蕭以叛犬爲宋患近馬禍也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曰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強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

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曰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時吳王濞封郡五十餘城内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卒舉兵誅滅（京房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天子親伐馬生角呂不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始矣

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

十二爲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晏駕王莽收賢印綬賢恐自殺又誅外家丁傅廢傅皇后發掘傅丁二太后陵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

後漢更始二年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應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時政衰缺之應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後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關東各舉義兵攻伐王政隔塞之應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齧殺人時公卿大臣數有被誅者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案占兵象也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之應也京房曰臣易上攻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天子親伐馬生角呂不韋曰人君失道馬生角

惠帝元康八年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上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倫不悟欲亡

又元康九年十一月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死天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見于訊堂其天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綫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

亦淪陷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溧陽楊演馬生駒
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曰此政在私
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
門直走入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是
月帝晏駕此馬禍也
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
十匹同時悉無後尾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
銓送桓靈寶劉向曰馬不當生角猶靈寶不
當舉兵向上靈寶不寤以至夷滅
後趙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
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
不見佛圖澄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國滅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王晏出至市馬驚走步
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又有一蘭馬逐女子
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發牀下食女股肉盡自

是京都頻有寇賊之應梁侯景僭尊號每將戰所乘白馬長鳴蹀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箠之不動近馬禍也景因此大敗

陳宣帝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時帝遣吳明徹出師吕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明徹果爲周虜

梁明帝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時契丹犯塞文宣親御軍擊之即親戰之應

隋煬帝大業四年太原廄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案主者曰每夜廄中馬無故自驚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希旨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將兵以伐遼東帝大悅案占違天氣故馬多死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廄馬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禍

義寧二年帝在江都宮龍廄馬無故死至數百

與大業四年占同

人痾 人祆附

魯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鹹魯也）長狄（防風之後漆姓也國號鄋瞞）兄弟三人一之魯（僑如也來伐魯為叔孫得臣所獲）一之齊（榮如也伐齊為王子成父所獲）一之晉（焚如也晉滅潞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劉向曰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謂魯文公薨襄仲弒惡視而立宣公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無知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而立悼公）近下人伐

上之痾也劉歆曰此人變屬羸蟲之孽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

京房曰君暴虐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豈其屋下獨若長狄生世主虜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阬儒士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塹山塡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明禍孼之起後十四

年秦亡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洪範政鑑卷第十二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十二之下

皇極下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齊四王舉兵叛謀由吳起連楚趙七國下密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嚮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嚮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諸侯不寤明年吳王起兵七國俱滅京房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時帝母王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威天下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云人司馬死

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時王莽爲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見象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篡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槀或掫一枚

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
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
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
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
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
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是時
帝祖母傳后驕與政事杜鄴曰春秋災異以
指象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
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

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閭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春秋所譏亡以甚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後王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乃莽之應

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京房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

四臂共匈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恭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劉昭曰、二食夫妻在河南北、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内、河之陽、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家之而自食正内之人、時宋后將立、而靈帝一聽近侍、無所厝心、夫以宫房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嬖人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故往視之乃漏汙處膩賭壁剝數寸曲折耳案季夏土黃中行用事文在壁中壁亦土也見於虎賁寺者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天下搖動也及張角起兵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光和元年五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黄門呼門吏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其後張角稱黄天作亂應劭曰梁董同祖殆董卓廢帝殺后之驗袁山松曰張角不足致此祅乃曹氏滅漢之兆中黄門寺乃曹騰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亦董

卓廢弒之應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劉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兆、至後宮讙呼、終亦禍廢母后

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黿、入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劉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黿有

愧潛躍後帝者三不專權之應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歛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案占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化為女子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後果禪魏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有氣數月

能言、郭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即晉宣帝起之象

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呉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服衰入其門詰之、云不自覺、及恪師還果見殺、

孫休永安四年安呉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

冢出于寶曰此烏程侯昭家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戸衞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外望伺戸小開便輪轉自躍入遠潭不復還吳亡之象也

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此趙王倫篡位之象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

久、家人夢讖曰、我當復生、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人爲上之應、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此亦劉石蕩覆之妖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暴虐、乘輿歸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曰我截臍便去、時冏將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惡之、後果斬

戮、未幾、又有白頭公入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曰、禁庭尊祕之處、賊人徑入、門衞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夫戍

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去尋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在具說之徑至女墓不勝哀便發冢開棺女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乃還前夫

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覆向上生便作丈夫聲此僭差之象也

懷帝永嘉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産一龍

一女一鴉京房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末幾平陽為孽胡所害之應也愍帝建興四年新蔡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各分此天下未一之妖俄而四海分潰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三年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胷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所見者後二年有石

頭之敗
成帝咸康五年，暨陽民王和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嘉瑞印綬，當母天下，太守以爲妖，收付獄，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即并誅之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有司繫

以聞俄亡去明年帝晏駕獻后臨朝之應

孝武寧康初南郡女唐氏化爲丈夫後趙石虎末大武殿所圖賢聖像頭悉縮肩中

宋明帝泰豫元年巨人見太子西池上跡長三尺許

南齊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女雙生二兒胷以上齊以下合京房曰人生二子二胷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以上國驚見兵三耳以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臂以上天下有兵

洪範政鑒卷第十二之下

洪範政鑑為宋淳熙祕閣寫
本其顛末已見藏園羣書題
跋歲癸未三月廿四日藏園主
人舉行蓬山話舊第十集風
日晴麗牡丹盛開預是集者
保山吳煦德清俞陛雲江安傅

增湘宗室文斌錢唐吳震春仁和邵章靜海高毓浵開州胡嗣瑗易州陳雲誥臨桂張書雲侯官郭則澐清遠朱汝珍貴陽邢端獲觀是集讚歎靡已屬章記于冊尾

宋鈔本洪範政鑑書後

南宋內府寫本每卷分上下凡為子卷二十四朱絲闌左右細線無邊闌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樹豎頊瑄桓構雊彀慎皆為字不成數字不缺筆審為孝宗時重繕本前有康定元年七月御製序每卷首尾有內府文璽御府圖書緝熙殿書籍印皆宋代內府所鈐大本堂印為明代東宮所鈐別有海陽二字則明人藏印也筆法清勁有唐人寫經風格桑皮玉版厚如梵夾蝶裝舊式凡十二冊

按是書晁陳兩志皆不載宋史藝文志亦未收惟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九）載康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內出御撰洪範政鑑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然未詳卷數及刊頒與否嗣檢玉海卷三天文書類（卷二十八御撰書類所載亦同）亦載此書與審

樂要記并舉其年月日亦同且云政鑑書以皇極為本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諧采五行五沴及前代庶應成此書十二卷上自為序云又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五尚書類著錄此書全引玉海原文惟注云一作二十四卷佚是此書撰成於康定猶未顯臣後并未刊行長編云以風角鳥占明良而諸致使官私書簿咸失紀載即伯厚所言亦似僅據實錄路部著司而不及政鑑明未刊猶可知逮南渡後孝宗更重錄此本秘藏廣內及長編撮其梗概而觀原帙觀於玉海景祐乾象新書景祐三式太一福應集要皆全載御製序而政鑑序獨不載可知當時御府珍儲學者固未曾寓目也惟四庫提要術數陰陽五行類載於存目而所據者為永樂大典本又知此書明初曾收於大典中清高宗詩第四

集有題洪範政鑑詩一首然亦不著為何本以題大全德運圖等例推之當亦為大典本若果為宗鈔則高宗留情翰墨鑑古賞奇寧不特為矜詡耶蓋自宗以來寥寥數百年中見於著錄可考見者秪此而已史載仁宗畏天勤民恭己好學今以傳記參之其經筵講論秘殿紬書於洪範五行尤為致意如御撰之書自乾象新書外有寶元天文祥異書十卷洛書五事一卷其與臣僚咨討者如景祐元年御延和殿問晁迥以洪範兩暘之應寶元二年十月乙丑御邇英殿問丁度以洪範大義命錄以進康定二年四月丙午徐復召對上洪範論皇祐三年九月辛未令王洙進洪範稽疑經注疏四年九月己巳與王洙講洪範五事因有奉天在於脩德之

諭帝曰王者用五事皆本五行乎洪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先謹天戒以脩其身上曰奉天在於脩德戒謹於未然必候譴告然後脩德豈畏天心之道也蓋研覈既久故勸為此編以資考信序中所稱休嘉之来懼省不類眚異之見儆畏厥繇其拳拳於敬天脩己之誠可以概見焉

憶壬子之夏盛伯羲祭酒遺書散出余按目而稽得覯此帙鬱華閣中所庋宋元古槧名賢鈔校琳瑯溢架無慮萬籤然絕世奇珍斷推此為弁冕嗣詢知為完顏景樸孫所得欲求錄副本而不可得即請就半畝園中展閱片晷略紀梗概亦復恡之難當日摩挲僅留一瞥然古香異采夢寐不忘者垂十餘年前歲景氏云殂法書名畫散落如煙獨此帙與松雪手書兩漢策要最為晚出策要旋歸濟寧潘氏政鎑尚秘惜不忍去手

僅以重金質余書庫者數月祇完錄副之願而問鼎則未許也今歲初春丈德韓估忽來商略懸值絶高非初意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鮮古刻書三篋得鉅金而議竟成舍魚而取熊掌余心固所甘焉嗚呼自康定成書迄乾淳之間越一百二十餘年中更汴京淪沒吳越播遷垂絶而復續留此再傳之帙僅爲一線之延可云幸矣由乾淳至於今日又七百餘年其間伯顏南下庚申北遁順闖西來故宮文物蹂藉於鐵騎之塵摧燒於咸陽之火者殆不可量計即近者辛壬改步鐘簴無驚然天祿珍儲史宬秘籍屬余掌領者檢料簿錄蠹蝕叢殘所餘劣不及半獨緝熙殿物竟深藏四朝宮禁之中巍然而長存雖近以偶疏扃鐍流落人間而玉楮朱

閣新書未觸視太宗實錄乾象新書同一宗鈔而斷帙塵存何啻翅霄壤歷劫護持殆有神物藏園什襲虹月宵騰淶水鉅編儷成雙鑑它時斠訂刊行流傳萬本茲事豈異人任哉歲在戊辰三月中澣藏園老人記

前跋作於戊辰之春以屬稿倉卒未遑博稽嗣校印徐星伯宋會要輯本於其中搜得二證焉一曰建炎三年三月二日行在太史局合要各書下詔訪求內有洪範政鑑十三冊（三當爲二字之誤）見永樂大典一萬九千七百七十八卷一曰淳熙十三年二月八日令秘閣繕寫洪範政鑑一本進納見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卷以此觀之建炎時既下詔訪求至淳熙時必已求得遺本故令秘閣重繕進御今考本書避帝諱至慎字止是此本

為淳熙秘閣繕進之原帙固彰彰甚明矣嗚呼此先朝
御撰之書明詔海内自建炎三年己酉迄於淳熙十三年
丙午中經五十八年僅乃得之其蒐羅不可謂不艱然
淳熙重繕之本歷元明至今又七百五十餘年雖風塵
兵火得以幸存而蹤迹晦霾幾於再絶此余所以深冀
異時規撫原編壽諸梨棗庶無負高孝兩朝搜訪之
盛心匪徒以孤本異書自矜為篋中之秘而已戊寅
四月藏園補誌

歲在乙酉四月初七日命姪通謨補録